

歷史與空間

「紫陽羽翼」蔡元定

蔡元定(1135—1198)，字季通，學者稱「西山先生」，建甯府建陽縣(今建陽區)人。南宋著名理學家、律呂學家、堪輿學家，朱熹理學的主要創建者之一，有「朱門領袖」、「閩學干城」之譽。

我初聞蔡元定，是二十多年前。1990年初，我從江西九江調回福建建陽，因從事宣傳工作，與文化部門及相關機構接觸的機會相對多一些。一天下午，一位個頭不高、臉帶微笑的長者來到我辦公室，落座之後，自報家門。原來，他叫蔡古初，是蔡氏後人，「蔡氏九儒學術研究會」成員之一。接著，便如數家珍一般，向我簡要介紹蔡氏九儒稱謂的「由來」。

建陽蔡氏九儒，包括蔡元定父子祖孫一門，四代九人。按輩分為：第一代，蔡元定之父蔡發；第二代，蔡元定；第三代，蔡元定之子蔡淵、蔡沆、蔡沈；第四代，蔡淵之子蔡格，蔡沆之子蔡模、蔡杭、蔡權。除蔡元定是程朱理學「四書五經」的主要創建者外，蔡元定一家四代還先後完成了「五經」(《易經》《詩經》《書經》《禮經》《春秋》)集注裡的《易經》《書經》《春秋》三部經典的集注，故有「五經三注第，四世九儒家」的殊榮。

八年前，在建陽城南蔡元定廣場，聳立起一尊蔡元定石雕像。今年，是蔡元定逝世820周年。上個周末的下午，赤日炎炎，熱風陣陣，我獨自一人，前去瞻仰。到得公園，但見採用整塊優質花崗岩雕刻而成的蔡元定石雕立圖冠袍，左手握書置於胸前，右手握拳貼於後腰，目視前方，儀態安詳，造型精美，氣定神閒。整座雕像由台階、基座、雕像三部分組成，通高一十一點六米。其中，三層基座，高五點六米；像高六米，重二十六噸，以坐北朝南尊放於基座之上，聳立在山水之間，其東側為波光粼粼的崇陽溪，西側為車流滾滾的民主路。

在雕像一層基座西面，有一長方形、黑底金字豎排版《蔡元定石雕像工程記》，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：「蔡元定乃建陽地方歷史名人，為緬懷其弘揚中華文化、教化故里功績，2010年1月20日，建陽市委會下發《關於城市建設重點專案工作》，決定在城南崇陽溪畔建蔡元定廣場，立蔡元定石雕像」；在二層基座南北兩面，鑲有四幅大字石刻，內容分別是：「紫陽羽翼」、「閩學干城」，「五經三注」、「四世九儒」。身臨其境，觸景生情，我的思緒如同崇陽溪水，緩緩流淌，久久不息……

紹興五年，蔡元定出生於南宋時期號稱「圖書之府」的福建建陽麻沙鎮蔡氏書宦世家。其父蔡發，字神與，號牧堂，係南宋理學家、天文學家、地理學家。蔡元定天資聰穎，自幼就跟父親學習。史料記載，蔡元定八歲能賦詩，十歲可日記數千言。元定承父教精研三氏(程、邵、張)之學說，幼時能深涵義理象數之學理，十九歲秉承父志，登建陽莒口西山絕頂，構築書屋，忍饑吞苦，刻意讀書，對天文、地理、兵制、禮樂、度數無所不通，凡古書奇辭奧句，學者不能分句，元定過目，即能梳理剖析，無不暢達。用朱熹的話說：「人讀易書難，季通讀易如易」。二十五歲那年，蔡元定前往武夷山五夫向朱熹問學。朱扣其學識，見其談吐非凡，即驚奇地說：「此吾老友也，不當在弟子之列。」凡四方來學者，朱必讓元定查詢方能入學。朱、蔡二人師友相稱，研究學問，著書講學，長達四十年，在學術上，蔡元定成為朱熹的左膀右臂。他曾協助朱熹著書立說。《熹疏釋四書及《易》、《詩傳》、《通鑿綱目》，皆與元定往復參訂；《啟蒙》一書，則屬元定起稿。」(《宋史·蔡元定傳》)其平生學問，多寓於朱熹書集之中。

正所謂，以文會友。蔡元定與朱熹，情投意合，亦師亦友。乾道六年(1169)，蔡元定重上西山設「疑難堂」，與朱熹在雲谷的「晦庵草堂」遙遙相對。為了及時聯絡問學，故在兩山懸燈相望，夜間相約為號，燈暗表明學有難處，翌日往來解難。元定每到朱處，朱必留他數日，論學經常通宵達旦。慶元三年(1197)，權臣韓侂胄擅政，製造「偽學魁首」，去職罷祠；誣蔡元定為朱熹的左右羽翼之罪，貶為湖南道州編管。蔡元定得訊後，未向家人告別，即往府治報到。三子蔡沆、學生邱崇相隨，行至建陽考亭瀛州橋頭，朱熹與從學者百餘人餞行，許多人感傷而淚下，蔡元定卻泰然自若，不異平常，賦詩抒懷：「執手笑相別，毋為兒女悲，輕醇壯行色，扶搖動征衣，斷不負所學，此心天可知。」

一路跋涉，千般磨難。到了湖南道州，由於奔波勞累，加上氣候不適，蔡元定常年抱病，百方醫治難愈，心想解易，春秋不竟，又有洪範之數，學者久失其傳，唯元定獨心得之。只可惜，他的生命進入「倒計時」，沒來得及形成論著。正所謂，知子莫若父。蔡元定一番思考後，給三個兒子「分配任



建陽城南蔡元定石雕像。作者提供

務」。囑子成書、吩咐蔡沆：「淵宜紹吾易學，沉宜演吾極數(洪範之數)，而春秋則以屬沆。」後來，蔡淵、蔡沆、蔡沈三兄弟，果然不負父親囑託，遂了父親遺願。

慶元四年八月初九(1198年9月11日)，蔡元定病逝於湖南道州寓所。守臣上奏，旨許歸葬。隨父在外的蔡沆，護送父親的靈柩，徒步三千里，跋涉幾十天，才回到建陽。途中，贈以銀兩者眾，蔡沆一一跪謝，堅決不受。是年十一月初六，蔡沆葬父於建陽莒口。蔡元定去世，使得朱熹如傷手足，痛心疾首，三撰祭文以哭，親筆大書「有宋蔡季通之墓」碑文，並編寫兩人數十年往返講論的書簡《翁季簡》，以此紀念40年學術同趣、互為師友之手足情。

公道自在人心。開禧三年(1207)，誅侂胄，枉者皆伸，朝廷對蔡元定平反昭雪，初贈迪功郎，實佑四年贈太子太傅諡文節。寶佑三年(1255)，理宗皇帝敕建「廬峰書院」和「西山精舍」，御書「西山」、「廬峰」四個大字，由其孫宰相蔡杭分別篆刻於建陽崇泰裡(莒口)鎮的西山和廬峰。「廬峰書院」由蔡杭精心設計佈局，設尊道堂、思敬堂、傳心堂。明嘉靖九年(1530)，詔元定崇祀聖聖祠。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)，聖祖仁皇帝頒賜先儒蔡元定「紫陽羽翼」匾額。

蔡元定一生，不涉仕途，不干利祿，窮研理學，著作頗豐，尤其是在音律學方面有獨到見解。其音律學專著——《律呂新書》——名揚古今。在建陽麻沙水南村，有一條古樸典雅的老民居「蔡家巷」，蔡氏大宗祠就坐落在這裡，宗祠裡的蔡元定紀念館，默默傳頌著這位造詣精純、歷久彌新的歷史名人。作為朱熹的高足與摯友，蔡元定對朱熹理學的創建，作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。朱熹生前曾將蔡元定與著名學者張栻相提並論，並給予高度評價：「風月平生志，江湖自在身。年華供轉徙，眼界得清新。試問西山雨，何如湘水春？悠然一長嘯，絕妙兩無倫。」朱熹是儒學集大成者、宋代理學家，有「紫陽先生」、「考亭先生」等雅號，稱蔡元定為「紫陽羽翼」，是恰如其分、當之無愧的。

書若蜉蝣

葉輝

且說塘西花月痕

話說在唐朝時粵人稱娼妓為「老舉」，遂問土人，亦無人知曉；吳昊在《塘西風月史》援引《中國娼妓史》所描述的廣東娼樂：「分兩目，曰老舉，曰琵琶仔」；琵琶仔僅一曲清歌，老舉則兩情歡洽可留宿，故妓樂亦分兩種，酒局只陪酒，大局即為可薦枕之妓女；偶聞唐人《七里志》，始知老妓稱為「都知」，分管諸姬，聞說那就是「老舉」之由來。

唐初有一位狀元，名叫孫僊，他高中狀元之後，應邀到妓院喝花酒，當中一位文士向鴛鴦召喚某姓「舉人」，他甚為疑惑，何以會在妓院召喚「舉人」呢？當此一「舉人」到了之後，他才明白，她為名妓鄭舉舉，但已年老色衰，且榮升為鴛鴦了；後來他到了廣州，將此一妓女的別稱也帶到廣州，估計後來廣州人將「舉人」一詞轉化為「老舉」。

此外，另有一種說法，妓女是一個不光彩的職業，客家話將妓女說成「老妓孃」，由於客家話的「妓」、「舉」同音，被翻譯為廣州音的時候唸成「老舉」；由此之故，「老妓」和「舉人」兩詞混在一起，在廣東流傳至今已逾百年，俗稱以「老舉」一詞代替妓女；戰前港英政府發給塘西阿姑的營業執照，亦因而稱為「老舉牌」。

塘西花月令人着迷的傳奇故事，其中竟有賊婆娘的故事，賊婆娘原為當年九江一帶著名賊匪吳三鏡的壓寨夫人，殺人不自眨眼的大盜卻生得面貌瀟灑，因此妻妾成群，其後匪幫伙

法，其中一位下堂小妾遂流落於塘西，當時不少達官貴人聽聞，都爭相揮毫召喚此名絕色賊婆以一開眼界，或者聽她講述賊幫的殺人越貨的故事，從而為茶餘飯後增添談資。

而在塘西風月史當中，為阿姑燒銀紙的傳聞版本甚多，其中以銀紙綵綠豆沙，女主角的妓女名叫花生桂，有傳聞那位花生桂當時在塘西粉界中很有名；有在1928年，有兩個恩客，為了爭奪花生桂而用相約以銀紙綵綠豆沙博紅顏一笑，最終勝出那一位尋芳客燒了萬多元銀紙去綵綠豆沙。

「銀紙綵綠豆沙」故事最早載於已故的資深報人羅澧銘所著《塘西花月痕》，根據他的記載，故事女主角與紅牌阿姑「花生桂」分別為兩個人，事實如何，已沒有人可以證實；他就是1928年出版《骨子》報的老闆，此報大賣省港澳，成為同類香港風月指南報的主筆，有專報報道塘西動態，為最早的風月版報刊；日後《華星》、《花影》、《香海花場》及《探海燈》等俱抄襲此報。

羅澧銘後來在《星島晚報》重寫《塘西風月痕》，亦一樣大受歡迎，於是在1962年他就索性出書一本，在大賺一筆之餘，也盡嘗多年來捧場的知音；初出版轟動一時，有人甚至誇張到以之媲美蘭陵笑笑生的《金瓶梅》；而書中的一些情節，例如用銀紙綵綠豆沙、以鑽戒贈乞丐等，日後也成為不少塘西電視片集的題材，變作風月場中的經典掌故。

詩情畫意 趙素仲作品

詩畫禪心(八十三)

明代高僧止翁

三月韶光沒處收，
一柳風梢頭。
此時散在春風面，
可憐不見紅水流。



明代高僧止翁詩 素仲配畫 甲午秋日

止翁(1355-1436)，幼年出家，追隨古峰法師，學習華嚴宗旨。永樂年間，被明成祖召至南京，問楞嚴大義，敕賜紫衣，獲朝廷重用。這詩未經深讀時，似乎是傷春之作，但高僧無可能傷春，原來，禪味在於「可憐不見春風面，卻看殘紅逐水流」。可憐散生看不到佛性，如那殘紅逐水流，多麼可惜呀。高僧絕非傷春，而是愛春生看不到佛性而隨波逐流。

廣東話有一句「捨不得」，這真是俗世眾生中的痛苦根源。捨不得就是放不開，放不下。捨是修行最重要的，捨之後便是得。得到什麼？得到安寧。許多年輕人失戀要輕生，總是一句「捨不得」，其實，深一層去看，只是得不到而已，得不到而又不甘心罷了。

浮城誌

已讀即回

近年本地舞台劇界的演出百花齊放，縱然或偶有良莠不齊的創作，但各劇場工作者也能從生活中提煉不同的想法及角度。常規劇院有限，表演團體眾多，而製作一個演出絕非易事，亦要顧及票房，所以藉由公開讀劇向觀眾呈現劇本這方法，如雨後春筍，各適其適。演員們僅是把劇本演讀出來，而場地配合或可加上簡約聲效及燈光，觀眾能有充足的想像空間，一切從文本開始。因此，尋找場地比較自由靈活，票價亦可定到很低或免費入場。公開讀劇，有兩個方向，一是劇團希望向觀眾介紹較難在本地公演的劇本，可涵蓋世界各地的不同主題，擴大觀眾視野；二是給予編劇發表作品的平台，尤其是初次嘗試的新編劇，令他們有機會接觸觀眾，在讀後座談會，吸收意見，讓劇本及編劇本身得以成長。

當中，由資深演員及導演陳永泉先生創辦並擔任藝術總監的「普劇場」，除致力製作兒童劇場及各種劇目之外，還舉辦不同計劃及工作坊，拓展劇場藝術，「心之河土壤栽培計劃」便是該團為推動創作新劇本的風氣及提升創作水平而舉行的計劃。該計劃的口號為「一個好的劇作家不在於產值，而在於啟發了多少心靈」，首兩屆對象為大專生或新近畢業者，劇團為入圍劇本舉辦公開讀劇和專業指導，優異作品的選段更會搬上舞台，把文字化作畫面，讓編劇與觀眾一起討論交流。到了第三屆，更持開放態度，不再設門檻，讓所有港人也可參與，培育更多有意創作的編劇，令獲選劇本能夠公開演讀，得到養分而生長。今年，該計劃已踏入第四屆。

人們使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，發出一條訊息，當然期待得到回覆，可是最終或只見對方已讀不回，或甚是不讀不回。不過，公開讀劇，重視交流，所以多會設有座談會，觀眾與表演團隊往往比較靠近，既已讀劇，觀眾便會即時回應，發表看法，使編劇或劇團能聽取意見，有所裨益。已讀即回，實屬舉行公開讀劇可貴之處。

古典瞬間

文藝腔

青絲

多年前我寫過一篇小說，發給朋友看讓提意見，朋友支吾半天，最後才說裡面的人物對話太文藝腔了。這令我很受打擊。那時我中毒都很深，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是文藝青年，說話就像在背王家衛的電影裡的台詞。被人不經意道破，我才發現文藝腔和青春痘一樣，只要過了年齡，看起來就會很突兀。而且最糟糕是，你都不知道別人之前忍耐了多久。

文藝腔並不是白話文專屬的句式，北宋初的西崑體，就是最早的文藝腔。一個人如果從來沒有文藝過，是很無趣的。即使麥克阿瑟這樣的趙起武夫，給妻子寫信也會用旖旎多情的句子「像一隻中彈的小鳥一樣從樹上落到了深淵」，演示他的多面性。而菲茨傑拉德在醞釀中寫下「在靈魂的漫漫深夜中，每一天都是凌晨三點」，「我們就這樣揚帆奮力推進，逆水行舟，而波浪奔騰不歇，不停地把我們推回過去」，也是一種戴着面具

豆棚閒話

世界盃賽還真熱鬧

關恩謙

幾年前，在我由德國回國度假的前幾天，離我們漢堡家不遠的一條馬路正在翻修。來到上海，我忽然發現一條離我住家不遠的馬路，和漢堡那條馬路長短很相似，也正開始翻修。沒想到，不到一個星期，很快就完成了。等我一個多月後回漢堡，那條馬路還沒修完。我問了不遠的店家老闆是怎麼回事？他說：「修路工人懶洋洋，早上很遲來上工，中午休息喝啤酒，下午不到五點就收工了。原因是，這是國家公路，市政府委託一家私人公司包活，無人監督，工人們就這麼拖拉磨洋工，反正國家出錢。」

給他這麼一說，我心想，德國真需要一個新馬克思。老馬克思過去是在英國馬路上發現一個硬幣，無人感興趣，啟發了他的心思，寫了《資本論》。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與過去的大不相同，他如果還活着，應該來漢堡看看，再寫一本《新資本論》才好。

這一輩子就那麼一次

目前這個新世界，千變萬化，有太多東西可寫了！就拿最近的世界盃來說吧！全世界吵得風風雨雨，熱鬧萬分，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！過去的那些年代，所謂的第三世界「窮國」國，如什麼烏拉圭、喀麥隆、尼日利亞、加納、厄瓜多爾、哥

的文藝模塊，既是孕育小資主義的溫床，也是滋養浪漫精神的搖籃。

但文藝腔畢竟是一種混沌無意義的藝術，始終讓人活在形而上的層面。像薩特跟波伏娃闡釋感情，說愛人分兩種，一種是必然的，一種是偶然的，只要精神上與必然的愛人契合，肉體就可以四處流浪，發展各種偶然，讓生活增加點滋味。所以雙方同居一生，都秉持這種文藝精神，薩特擁有情人無數，波伏娃也與美國作家艾爾格倫維維持了三十多年的熱戀——文藝細胞豐富的人，常以自己為中心構建一個宇宙，或許只有存在主義者才能長期經受這樣的折騰。

日本民藝理論家柳宗悅說：「每天使用的器具，不允許華麗、煩瑣、病態，而必須結實耐用。」這也是治癒文藝腔的不二法門。只需每天到市場上買菜做飯，與小販討價還價，於這種語境下，文藝腔不亞於《射擊英雄傳》裡的歐陽鋒倒立着用字走路。

那後半輩將成為殘疾人，豈不後悔莫及。德國一位廣播員說，球員一上戰場，就豁出去，不管死傷這一套了。

我心想，場上看球的球迷要負擔的往返交通費和住宿費不會太便宜吧，球場大部分的觀眾來自當天上場比賽的球隊的國家，少說每場也有上萬人吧！不少國家都屬於第三世界，他們並不富裕啊！我不敢再往下想，反正我是不會花這個錢的。但是，球迷們不一樣：去它的吧！就是借債也要去，這一輩子能看幾次啊！好一個球迷！咱們中國得加把勁，一定要主辦一次世界盃！我這老頭子也豁出去了！一定會去看一次中國隊的比賽！

今年賭球的人會很多

據說每屆世界盃，在香港賭球的人很多，還有因此玩命的。記得我從香港報紙上看到，前次世界盃，一個青年香港廚師賭球輸了，自殺了，才30歲。我發現，亞洲人比西方人更喜歡賭博，我們中國人也不例外。而且，玩成習慣了，見什麼都賭。

今年的世界盃，可賭的內容很豐富，估計還會有不少人上手，拿它當作賭博的對象，一旦黏上了，很難甩掉。我勸大家隨便玩玩可以，可別上癮，不要掉進這個陷阱！千萬！千萬！